

## 深读



张京川依旧沉浸在极度的疲惫与悲痛中。6月23日,在巴基斯坦南迦帕尔巴特峰(以下简称“南伽峰”),43岁的昆明市五华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公务员张京川,目睹好友杨春风、饶剑锋在武装袭击中遇难,自己则死里逃生,成为此次遇袭事件唯一幸存者。

在将杨春风的遗物送回乌鲁木齐后,张京川回到家乡昆明。6月27日上午,张京川接受了齐鲁晚报记者的采访,几度哽咽。但他表示,登山爱好者不要因为发生一次这种事情,就停止自己的脚步。登山是战胜艰难困苦的一种表现,一个人只有受到很多艰难困苦的洗礼,他才能更加弘毅。而越艰难险峻,越能体现出登山人的自我价值。

巴基斯坦登山遇袭幸存者张京川回国谈生死之间

# “能成功逃脱,有运气成分”

本报深度记者 肖龙凤 发自昆明

**洪波工作室**  
深入,更见精彩  
电话:96706056  
邮箱:hongbogongzuoshi@163.com

“听到枪声,下意识低头躲过子弹”

齐鲁晚报:遇袭之前你们正在做什么?

张京川:我们是6月8日到的伊斯兰堡,坐车到了一个城镇,再徒步近三天到达南伽峰,随后到达海拔4400多米的前进营地进行适应,这里的海拔比大本营还要高900米。前进营地有二三十人,主要分布在两个区域安扎帐篷。事发当天,一支登山队离开了前进营地,进行高山适应性训练,因而避开了这次恐怖袭击。

齐鲁晚报:武装分子当时是什么装扮?

张京川:这个涉及到案件的一些细节,具体的我不能透露,只能说他们全部都拿着冲锋枪,全副武装,全都蒙着头。

齐鲁晚报:遇袭时的情形怎样?

张京川:6月23日凌晨3点半(指北京时间)左右,一伙武装分子闯进了营地,把每一个队员直接从帐篷里揪出去,捆绑,然后索要财物,进行摄像,最后进行枪杀。

齐鲁晚报:您也被击伤了?

张京川:直到获救后去医院检查时我才发现,头皮被子弹擦伤了。当时,几乎是听到枪声的一瞬间,我下意识低头躲过了子弹,也就是1秒钟的时间。之后我趁乱“撂倒”了旁边的袭击者,挣脱绳索,拼命狂奔,跳到营地外一个30米的深沟里,脱离了被枪杀的险境。40分钟以后我匍匐潜回营地,穿上棉服、高山靴,带上冰爪,并找到了卫星电话,打电话给国内的同事求救。

齐鲁晚报:您是如何躲开武装分子追捕的?

张京川:我拼命地奔跑,“之”字形地奔跑,侧翻,然后奔跑。

齐鲁晚报:这和您在部队里学到的技能有关系吗?

张京川:与我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有直接关系,用“之”字形的跑动方式可以避开子弹的扫射,加上地形的掩护,就能跑出去。但我能成功逃脱,只能说是运气的成分。

齐鲁晚报:您当过侦察兵?

张京川:我曾经在武警部队服役,但不是侦察兵,我学的是军事指挥专业。我认识他们的武器,对他们的军事素质,包括持枪的姿势——袭击者的枪都挂在脖子上,这样的持枪方式只能扫射,不利于瞄准——都作出一些评估,这让我能够迅速作出判断并逃脱。

“没想到救援飞机来得这么快”

齐鲁晚报:打完求救电话后,您为何不下山而是往山上跑?

张京川:因为上面相对安全。第一,我想找到信任的登山队员,



说起杨春风、饶剑锋,张京川几度哽咽。 肖龙凤 摄

和我在一起形成一股力量对付下面可能发生的危险。第二,我到高的地方,因为武装分子没有冰爪、高山靴,不能在冰雪的地面很自如地做动作。

齐鲁晚报:救援飞机什么时候到的?

张京川:打电话的时候是巴基斯坦当地时间1点35分,也就是北京时间4点35分。巴基斯坦特种部队的第一架直升飞机落下来时,大概过去了9个多小时。直到看到第二架直升飞机落地,我才发现。

齐鲁晚报:真是劫后余生!

张京川:我没想到救援飞机来得这么快,第一次真切感受到自己作为中国人的骄傲和幸福,就是你背后有很强大的国家,说这些话我绝没有一点惺惺作态。

齐鲁晚报:救援来得非常及时。

张京川:对一个瑟瑟发抖、等待救援的人来说,能尽早脱离险境的心情,大家可能没法设身处地地理解。巴基斯坦特种部队直升飞机到了大本营,把我送到了军营,又用专机把遇难者的遗体一起送到了伊斯兰堡,中国大使馆人员、外交部人员和公安部人员对我进行了无微不至的关怀。

“杨春风是最好的登山家,他没有任何财产”

齐鲁晚报:您匍匐回营地时曾冒险爬到老友身边,是不是还期待能有奇迹出现?

张京川:(哽咽)2012年7月,我们三人一起成功登顶乔戈里峰(国外又称K2,世界第二高峰)。在登山过程中很艰苦,登过一次高峰就成了“战友”。现在他们已经不在了,我只能把他们记在心里。

齐鲁晚报:杨春风还是您登顶珠峰时的向导?

张京川:我和杨春风非常谈得来,他每年都到我昆明的家中住至少三周以上,我们是很好的朋友。

齐鲁晚报:杨春风的家人还好吧?

张京川:杨春风可能是我国最好的登山家,但是他没有任何财产,离婚16年了,儿子一直由父母和妹妹抚养,父母年老,没有任何经济来源。很多人想通过我向他

的家人捐款。他妹妹为他儿子开了个账号,大家可以捐款,力所能及地帮帮他们,开户名:杨起云,账号:6217858300006982376,开户行是中国银行乌鲁木齐石化支行,他妹妹杨春亚的电话是13139881103。

齐鲁晚报:杨春风是职业登山家,他是怎样教育儿子的?

张京川:杨春风本人一直不管儿子,儿子从懂事起一直由杨春风的父母和妹妹带。他曾说过:“我不用给儿子留下任何物质遗产,只要让他知道他爸爸是位英雄。”杨春风认为他给小孩的精神财富要大于一切。

我不赞同用这种方式教育孩子,还是得陪在孩子身边。也许他比我更洒脱,比我更有境界。

“不要因为这种事情就停止脚步”

齐鲁晚报:有读者疑问,您是全职公务员,怎么会有足够的费用和时间去登山?

张京川:这次我是和单位请了2013年的公休假,我工作23年,有15天的公休假。至于费用,都是我通过自己的关系或者其他朋友筹集资金,但这次登山的费用全部是由我自己承担的。

齐鲁晚报:您遇袭时求救电话先打给了同事,而没有打给家人,是怕家人担心?

张京川:我们在遇到一些危险的时候,会选择拜托给朋友,对自己的妻子或亲人不能说这些话,他们会受到太大惊吓。这两年里,我已经和死亡有过多次“亲密接触”,所以对家人有着深深的歉疚。

齐鲁晚报:您以后还会进行登山运动吗?

张京川:这个情况我现在不能回答,只能说我作为一个有责任心的人,会对家庭负责任,对朋友、亲人负责任,对社会负责任。至于是否再进行这一类的活动,现在还没有这个打算。

齐鲁晚报:经历了这次事件后,您对登山运动有什么新的认识吗?

张京川:我觉得这个事件和登山本身的危险是没有直接关系的,这是恐怖分子选择一个外国人相对集中的地方策划的事件。如果我们旅游途中在酒店或在集市,也有

**杨春风饶剑锋遗体昨天回国**

**本报讯** 6月27日19时,在巴基斯坦遇害的登山家杨春风、饶剑锋遗体由巴基斯坦军方专机送达乌鲁木齐。

14时30分,距离飞机抵达还有5个小时之久,杨春风的家人、生前好友、乌鲁木齐市登山协会会员已经早早等候在机场。

“老杨,我们接你回家了。”杨春风的家人掩饰不住悲伤的情绪,在等待飞机降落的过程中数度落泪。“老杨他非常平和,不爱说话。”谈到杨春风,生前好友都会用平易近人来形容。

19时30分,遗体抵达乌鲁木齐地窝堡国际机场,巴基斯坦礼宾队将杨春风灵柩缓缓抬下飞机,一位巴方官员对遇难者家属简单慰问后,灵柩被抬上殡仪馆汽车。

“海拔8000米是他的梦想,布洛阿特是他的梦想,他没有倒在登山的路上。”乌鲁木齐市登山协会副主席马玉山说,14座8000米高峰是杨春风的梦想,还差3座,他就将完成梦想。杨春风的网名叫“布洛阿特”,或许,那才是他最后要征服的一座山。

据了解,6月26日,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和巴基斯坦官方联合在伊斯兰堡,为两名登山家举办追悼会。

杨春风遗体告别仪式将于6月30日在乌鲁木齐举行,饶剑锋遗体将继续由巴方专机送回家乡深圳。

据深圳市登山户外运动协会工作人员称,等饶剑锋家属返回深圳之后,协会将开一个追思会,并号召熟悉的山友进行募捐。

## ●相关链接

**登山营地遇袭**

**10人遇难**

6月23日,巴基斯坦北部,在南伽峰的营地发生了一起恐怖袭击。巴基斯坦警方介绍说,当时一伙武装人员袭击了营地,开枪打死了9名外国游客和1名当地导游。9名遇难游客中包括登山爱好者杨春风和饶剑锋2名中国人、1名美籍华人,还有5名乌克兰人和1名俄罗斯人。中国公民张京川幸运逃脱。

此次事件引起国际社会的震惊。事发现后,巴基斯坦极端武装“真主旅”和巴基斯坦塔利班组织武装发言人均宣布,对此次恐怖袭击事件负责。

这起恶性袭击事件,再次将“国人的海外安全”这一问题推到台前。

6月25日16时33分许,在巴基斯坦遭遇恐怖袭击幸免于难的中国民间登山者张京川,走出乌鲁木齐国际机场,回到祖国。

在境外的中国人安全问题多发的重要原因是恐怖主义、危害社会安定的打砸抢等刑事犯罪。